

# 一座医院与一座城市 博爱

## 南京鼓楼医院 120年传奇

1892-2012

鼓楼医院新大楼试运行之后，院长丁义涛下达了一个重要命令：不允许驱逐前来休息的民工和流浪者，医院要为所有人服务。120年来，鼓楼医院改变了许多，但核心的价值观却一直未变，这就是“博爱”。

现代快报

2012.12.10 星期一

责任编辑：唐蕾 美编：张晓雅 组版：竺巍

### 一个前来报恩的义工

去鼓楼医院，76岁的赵桂英喜欢从天津路的门进去，进门后，会在一堵影壁前停留片刻，影壁上写着两个大字：博爱。每次经过的时候，赵桂英都会看上一眼。她觉得自己能活到76岁，靠的就是这两个字。

进入鼓楼医院的新大楼后，赵桂英会穿上一件红色马甲，为挂号的患者指路。作为鼓楼医院最老的志愿者，赵桂英是来报恩的。

赵桂英是南京目前活得时间最长的换肝者，11年前，她正是在鼓楼医院做的换肝手术。为赵桂英做换肝手术的，就是鼓楼医院的院长丁义涛和他的团队。这是当时全国首例高龄病人肝移植手术。

被确诊为原发性的肝衰竭时，赵桂英安慰自己和家人“听天由命吧”。然而，命运安排给她的却是一场救命的手术。

2001年时，肝移植手术尚属科研阶段，65岁的患者存在极高的手术风险。在赵桂英及家属的同意下，丁义涛决定突破手术禁区，并作为重大科研项目，对赵桂英实施肝移植手术。7个小时的肝移植手术后，赵桂英顺利换上了健康的肝脏。

但手术仅仅是个开始。做完手术的11年来，鼓楼医院像亲人一样，照顾着赵桂英。手术后，医院食堂的工作人员，经常变着花样地给她“开小灶”；医院为她免去了不少医疗费；生日时，医院工作人员，会准时送上祝福。

因此，当在收音机里听到医院新大楼招聘志愿者时，赵桂英马上就赶来了。“家里要办喜事了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！”老人的回答“理直气壮”。

### 一生中唯一去过的医院

在马林创办鼓楼医院不久，医院和南京城一起，遭受了空前的劫难。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。在鼓楼医院的院史馆内，保存着大量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，有许多就是当时的医生保护下来的。

在院史馆中，有一本日记非常珍贵。这是由美籍医生鲍恩典女士在1937年—1941年写下的。鲍恩典女士在1919年—1941年间担任鼓楼医院化验科主任。这本珍贵的日记一直被鲍恩典女士的侄儿和侄媳细心保存。2006年3月，鼓楼医院的医生几经周折，终于把这本日记带回中国。在鲍恩典的记述中，有一个细节让现代快报记者触目惊心：“一次，救护人员一下送来16位女孩，她们都被日军蹂躏得体无完肤。没有多余的病房容纳她们，我们就打开马林医生的故居，安排她们住下。”

在日军侵华期间，鼓楼医院的医生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抢救中国人。李秀英就是被鼓楼医院救治的一位幸存者。1937年12月，侵华日军进攻南京。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的身孕，无法逃往外地，与其父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（现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）地下室避难。3个日本兵闯进地下室，图谋强奸李秀英，性格倔强的她与日本兵殊死搏斗，身中37刀。后来，她的父亲将她送进鼓楼医院，经美国医生罗伯特·威尔逊先生的医治，得以保存性命，但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。

说起李秀英，丁义涛一直记得一个细节，2004年12月，86岁的李秀英病重，被子女送到鼓楼医院。李秀英清醒后，环顾四周，微弱地说道：“这里不是马林医院，我要去马林医院。”这句话让在场的医护人员都要落泪。李秀英一直把鼓楼医院称为马林医院，她只要生病，其他的医院都不会去，只选择鼓楼医院。那一次，鼓楼医院的病房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，弥留之际的她，便误认作其他医院了。



郑培德



陆巍 鼓楼医院供图

# 大爱鼓医

□现代快报记者 朱俊俊 刘伟伟

### “你是靠我最近的医生”

马林医院创办之初的精神和宗旨，这120年来，一直得以传承。“病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的，无论他是谁！”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，鼓楼医院的医生，正是用这样的精神和道德价值，拯救了非典病人。

鼓楼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郑培德就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。2003年，他是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的组长，回忆起这段往事，郑培德一脸轻松，但经历过的人都知道，非典期间充满了恐慌，有些医护人员因为接触病人而去世，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郑培德来说，压力可想而知。

当时，疑似病人很多，只要一有感冒症状，都会让人恐慌。但到底是不是非典病人，必须要由郑培德说了算。确定是不是非典病人，郑培德坚持三个原则：传染源从哪里来？传播途径是什么？是不是易感人群？

为了搞清楚这三个问题，郑培德要亲自问诊。戴上听筒，听病人的肺音，是一个呼吸科医生的基本诊断方式。但面对非典

病人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听诊，需要勇气。郑培德却不怕，穿上防护服后，亲手为病人诊治。有一次，当他俯身，把听筒的一端放到病人的胸部时，这个病人眼里闪着泪花，说：“你是靠我最近的医生。”

现在，非典已经过去快十年了，郑培德抢救过来的非典病人，还跟他一直联系。“现在我们关系好得很，他们遇见我，总会说：‘郑老，我的命是你给的啊！’”听到这样的话，郑培德总是笑笑。但有一点，却让郑培德很骄傲，有一些地区的非典病人，虽然抢救了过来，但因为使用了大量的激素，现在有了严重的后遗症。但南京的几位非典病人，却没有这样的症状。

“当时，许多医生考虑得太多，就怕失手，因此用药过猛。”郑培德说，但他的眼中，非典也只是一种疾病而已，他科学诊治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而且，在非典期间，郑培德力排众议，排除了数百起疑似病例。

### 与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

再想起4年多以前亲历的那次救援时，曾是鼓楼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副队长的陆巍，还是几次红了眼眶。

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，早晨7点半，鼓楼医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，动员部署和组建支援灾区的医疗队。院长丁义涛强调说，尽管医院的医疗工作非常重要，但灾区人民更需要救援，必须选派最优秀的富有丰富经验的医生和护士。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蒋健任医疗队长，陆巍是副队长和外科护士长。

一小时过后，由15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抗震救灾医疗队成立。很多医生和护士接到通知后，只是匆匆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就坐上了开往汶川的飞机。

救援远比大家想象的辛苦和紧张。因为余震不断，伤员还在不断增加，陆巍和队员们以及当地医院的护士们实行24小时轮班。有时候，他们必须连夜将病人抬到室外。

5月16日，蒋健和江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城。他们到达一座被震塌的6层高的楼房，有两个小伙子被压在里面。在医疗队到来前的两天，另外一批医护人员已经连夜奋战，希望把他们营救出来却一直未能成功，准备对他们进行截肢。

蒋健和救援官兵到达后，立即查看伤员伤势，大家商议后，决定还是尽量保住小伙子的腿。晚上八点半左右，其中一个小小伙子终于被挖出来。正如事前判断的那样，这名小伙子只是一条腿被压得严重些，伤口有20公分长，但并未达到截肢标准。简单的处理后，蒋健和队员们一起，将伤员转到营地救治。

10多天过去了，救援工作几乎是连轴转，队员们的身体和心理承受力几乎都达到了极限。医疗队血管外科主治医师冉冯一天就做了10台手术，然而，没有人想过离开。

### 善待病人就是最大的爱

无论是南京大屠杀，还是非典期间，或者唐山大地震、汶川大地震，任何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，都会有鼓楼医院的身影。

虽然在这些历史重大时刻，鼓楼医院永远不会缺席。但作为现任院长的丁义涛，更注重的是当下的每一个细节，要在每一个细节上，服务好病人，善待病人，也是博爱的一种体现。

鼓楼医院新大楼试运行之初，社会上有一些非议，说这是五星级的医院，一架钢琴就要七百万。但面对这样的非议，丁义涛很坦然，“我们把最好的资源，全部留给病人，如果说我们是五星级医院，那就让病人享受一下五星级的待遇吧，但医疗价格并没有变，病人怎么会不乐意呢？”现在，鼓楼医院的新大楼，向阳的、最好的楼层，全部是留给病人的，医生和行政办公室，在背阴的一面。现在病人看病，从挂号、看病、化验到取药，平均35分钟就能办成。

一位北京的记者，在网上看到了鼓楼医院的争议后，特地过来暗访，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，但独立调查的结果却是：这样的医院设置，完全是为病人着想的。

“善待病人就是最大的爱。”丁义涛说。医院就是要为病人的健康着想，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。老百姓的健康，再小的事也是大事。鼓楼医院曾经六年连续抵制康泰克进入药房，就是因为，医院的医生发现，康泰克的一种成分对人的身体有害。当时，康泰克的销量非常大，六年不销售，对医院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。经过六年的坚守，卫生部终于下发通知，要求不再使用康泰克。现在，康泰克的药品成分重新做了修改。“如果当时退让一步，对医院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！”



鼓楼医院的医务人员总是在每一个细节上善待病人，体现医院的核心价值观——博爱

本版图片除医院供图外均为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